

书人书话

人与自然

木槿 温柔的坚持

◆ 韩红军

夏日的雨,急切而热烈。雨点如千军万马,紧锣密鼓、冲锋陷阵,但并不恋战,只半个小时又果断转移了阵地。雨刚停,手机就收到朋友发来的图片。轻点,一朵花瞬间绽放在屏幕上,硕大而明艳。粉红色的花瓣上依然沾着滴滴晶莹的雨珠,那份娇嫩、柔软触手可及。

“这是我们小区里的木槿花,漂亮吧?”

“书上说,木槿花的寿命很短,只能开一天,早上开,晚上落。”“但今天落了一朵,明天又会有一朵新的花朵绽开,接力似的,无穷无尽。神奇吧?”

朋友一条条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为我输灌着木槿花的知识。

“你也找一找吧,说不定你们小区里也有木槿!”听她这么一说,倒真觉得似曾相识。

最后,朋友发来一首歌曲的音频。歌词温婉,旋律低缓:“朝开暮落的木槿花,温柔地坚持,在月光下,在原来的地方,记忆着那爱情来过的芬芳……”

伴随着动人的旋律,我在小区里果然找到了两株木槿。

两株其貌不扬的木槿,杂植在蜀葵丛中。雨后的蜀葵,开得热烈奔放,肥大花朵如炮仗般,噼里啪啦炸开一串又一串。红色紫色粉色的花,从头到脚挤挤挨挨,蜀葵俨然是花枝招展的贵妇。其貌不扬的木槿,貌似初进城市的乡下丫头,被困在明艳动人的贵妇们中间,怯怯的、蒙蒙的。

木槿的植株倒也繁茂,主干上披拂着细枝,如槭如枫的绿叶葱葱郁郁。只是葳蕤的枝头,花朵却稀稀落落、零零星星。

其后几天,每每经过,我都要在木槿树前站一会儿。眼见得近旁的蜀葵,一朵朵地落,一株株地枯,一片片地败,败给了时间,败给了风雨。相比于蜀葵,木槿的花期更短,朝开暮落。但每次来看,绿叶间总是缀着粉色的花,似乎不增也不减,没有一丝的败象。

始信朋友的话,也正如木槿花的花语“温柔的坚持”,木槿花果然是一朵接着一朵地开,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朝开暮落复朝开,何曾一日不芳来。”平凡、沉默、坚韧、努力……木槿花,难怪又名“无尽花”。

结识木槿,真好!

喜欢一个人,就想了解她的全部;喜欢一朵花,也是如此。此后,我对这一锦葵科木槿属的落叶灌木,也格外留意。一旦上了心留了意,发现它的影子无处不在。

打开书本时有它,它就盛开在《诗经》的蒹葭上,婀娜多姿。“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诗中的“舜英”与“舜华”,就是木槿。原来,在两千年前,它已是“美”的代名词、天花板,所谓的“貌美如花”,指的就是它这一朵。

与人闲聊时有它,它是我医生朋友眼中的“宝贝”,朴素良善。花、果、根、叶、皮均可入药,其性甘、平、滑、无毒,可疗治咳嗽、肺病、疥癣等症。

打开电视时有它,它不以咫尺为近,不以山海为远,遍及四海。它繁茂地生长在福建、广东、云南、四川等地,更是跋山涉水,安家于亚非诸国,甚至被韩国、马来西亚奉为“国花”。

学海无涯,我对木槿的认知,不断地在补充、在更新、在积累。木槿有“日新之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我在学习中每有新获,都仿佛是人生枝头绽开的一朵花。

生如木槿,真好!

有些花,是需要慢慢相识的,如木槿。有些人,也是需要慢慢相识的,如发给我木槿图片的朋友。

她也喜欢木槿,不但给我发了木槿图片,也发过一首写木槿的诗,诗句温柔而有力:

我能掌握的生活都在眼前,洒水车将/湿润的阳光均匀地铺在一天开始之处/木槿花置身角落里/它看见人流如同蜜蜂一样/怀揣着小小的惊涛和巢穴……路上走着/我有小兽似的平凡的快乐,也有猛虎/一般的牙齿/你要学会品尝铁的栅栏。相识两年,与她的交往有限,两三个月才有四五句话,如枝杈稀稀落落、零零星星的木槿花。倒常在微信“朋友圈”里“遇见”,多是她网上转载的一些文学精品,有时也会附上几句随感。虽寥寥数言,却耐嚼耐品,最近的一条写着:“只有一头扎进文字的海洋里,我才觉得我是活着的!”

听她讲过,为了写作,克服了各种困难,也放弃了各种快乐。但保持着心中的那份激情和热爱,如一株木槿,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悄悄努力,默默绽放。

坚持虽很苦,坚持也很酷。她笔下的每篇文章都很美,如明媚阳光下嫣然的木槿花。五月,一篇长长的随笔,刊在国家级大报。七月初,她在微信上又告诉我,投出去的小说已被一本国家级文学期刊留用。

木槿枝头,又将绽开一朵粉艳的花。

2023年7月25日,中国当代文学家田中禾先生在郑州悄然逝世,享年82岁。消息传出后,国内文学界纷纷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

关于田中禾先生生前的文学成就,2019年11月下旬,在郑州举行的“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暨《同斋斋札记》新书研讨会”上,陈众议、贺绍俊、张清华、高兴、田原、王彬彬、陈东捷、宗仁发、朱燕玲、李国平、何言宏、王守国、孙先科等众多作家、文艺评论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田中禾原名张其华,1941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商人家庭。1943年,三岁的田中禾失去了父亲,接下来的连年战乱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他从幼年起就养成了对世事的敏感与谨慎。

位于豫西南南阳盆地的唐河县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田中禾幼年时听到的豫剧、越调、曲剧、大鼓书、三弦书、汉剧、大调曲子等,构成了他青少年时期主要的文化生活,这种来自民间的文化滋养与艺术熏陶显得丰富而自然。唐河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中国环境科学的开拓者曲仲湘,因发掘二里头文化遗址而被誉为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徐旭生、园艺学家郭须静、哲学家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文学家冯沅君、诗人李季……这些出现在唐河人日常话语里的名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田中禾,使他在中学时代形成了广泛的兴趣,除了热爱音乐和美术,还在老师的引导和激励下开始了文学创作。

田中禾在高二时完成了一部名为《仙丹花》的童话长诗,并在1959年5月以笔名“田中禾”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这一年,田中禾被兰州大学中文系录取。在1961年春天,正读大三的他不顾家人劝阻,为了实现作家梦毅然退学,把户口迁到郑州郊区农村,当了农民。此后,为了生存与家人一起辗转家乡唐河、信阳平等地,当过民办教师,办过街道小厂。经历了20年艰苦生活环境的磨砺,自修完了大学学业,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到了1980年,当田中禾得以重回唐河县文化馆重新开始文学创作时,已到了不惑之年……

从1959年5月出版长诗《仙丹花》至

六十四载风雨文学路

——纪念作家田中禾先生

◆ 墨白

2019年,田先生的文学创作生涯走过了整整60年。田中禾的创作早期以诗歌、文学评论为主,改革开放后则以小说、散文随笔为主,这个时期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4年,这个阶段田先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从1980年起,田先生由于拥有了20年底层社会的生活积累与艺术准备,形成了井喷式的创作势头。1985年他在《山西文学》第五期发表了短篇小说《五月》,运用生活流的叙述方式,以敏锐的感觉、清醒的思考和诗意的文笔使人耳目一新,开启了农村题材写作的新风格,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好评,并因此荣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下来的中、短篇小说《椿谷谷》《南风》《枸杞树》《最后一场秋雨》《明天的太阳》《轰炸》等,长篇小说《匪首》等作品使他陆续荣获了《上海文学》《天津文学》《莽原》《山西文学》《世界文学》等期刊文学奖及第一、二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他由此一举成名,产生了广泛影响。田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熟悉的故乡生活为背景、以个人情感为题材,运用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源于泥土的故事,以具备人性关怀的创作风格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小说叙事特色,尤其以《五月》和《匪首》为代表作。长篇小说《匪首》在赋予人物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隐喻的同时,通过一个家庭中的三兄弟与一个女性,再现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的精神历程,透露出对人性的忧思。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时期田先生发表了《杀人体验》《不夜访客》《诺迈德的小说》《姐姐的村庄》《进步的田琴》《诗人的诞生》等作品,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里,作家除保留着第一阶段的艺术追求外,主要在小说的结构形式和叙事方法上自觉地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实践,融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他丰富的想象力与创作能量。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这个时期田先生连续出版、发表了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以及大量的散文与随笔作品。2010年8月间,作家出版社

推出了《父亲和她们》,这部从构思到创作长达20年的长篇小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投射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史,叙述了一个自由、人性被压抑、改造的故事。在叙事手法上,小说采用复调结构,双重后设和多角度叙述,借用反讽的笔调,塑造了具有象征意味的人物形象,这部小说一经问世即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一部深刻审视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个人自由的重要著作。

2011年,田先生出版了长篇小说《十七岁》,这是一部感情充沛、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力作,小说的故事凄美,运用的许多细节催人泪下。小说中,父亲过世后,母亲独自撑着家中的生意、店铺,把几个孩子养成人并使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小说中的“我”以孩子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承接了母亲在困厄窘迫中的智慧、坚韧与善良,作为母亲最小的儿子,“我”一直在母亲身边,用最为体贴的语言刻画了母亲生命历程中那些最为动人的篇章,使我们获得了对早已流失的世事与风情的想象,因此,这是一部以个人视角书写的真诚且具有生命体温的展现中国当代史的小说。

如果说《父亲和她们》运用了多视角的复调叙事结构,那么田先生发表在2017年12期《中国作家》上的长篇小说《模糊》,则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景象:小说以细腻的叙事语言来深刻地反思人性、反思中国20世纪的历史,深入思考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他孜孜以求地寻找着最适合表现这些内容的形式,并进行各种创作实践。由于这一阶段对文本形式的创新、语言运用的精湛,使田先生的文学创作达到了60年来的最高水准。

田先生在倾注于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散文、随笔。适逢田先生文学创作60年之际,大象出版社精选出版了田先生四卷本的《同斋斋札记》散文、随笔文集:《自然的诗性》是对历史与哲学的思考结晶;《声色》也是对中西、古今绘画或音乐欣赏心得,其中也包括了论述戏剧或影视艺术的文字;《花儿与少年》汇聚了人在旅途的故园乡风与岁月痕迹的散文;《落叶溪》则收入了

田先生新时期以来创作的三十多篇新笔记小说。田先生采用诗意的语言及随笔的叙事风格创作出《落叶溪》,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及本真的人性关怀,被评论界誉为中国当代新笔记小说的典范之作。

在散文与随笔里,田先生常常站在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待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因此显得视野开阔、富有悲悯的人文胸襟。田中禾认为从世界的文学艺术源流回望本民族的文学艺术的源流与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挖掘与审视本民族的文学艺术。《同斋斋札记》因此而获得了第七届(2021年)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由于田中禾在文学创作中坚持人性视角、个体立场及批判意识,促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并思考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生活,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强调文学的创新与个性决定着作家作品的生命力,因此他把从世界文学得到的认识与启示,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借此反映脚下熟悉的土地。他的小说、随笔皆言为心声,对世人充满慈悲与怜悯之情。由于田中禾在文学创作中对叙事语言、小说结构坚持不懈地探索与实践,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难得的具备文体意识的作家。

田中禾先生生前还是一位文学组织者与参与者,他曾历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第五、六届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2019年初,借“河南弘润华夏文学艺术中心”成立之际,田中禾先生与宋丰年先生发起了“文友雅集”,每年的端午、中秋、春节之际,都会邀请文学艺术界朋友共聚友情。为了雅集,田中禾先生还亲自撰写《邀请函》,首曰:

君歌且休听我歌,旧时清光似往昔。
今年中秋弘润夜,华夏举杯吟明月。
“文友雅集”一时成为河南文学界的美谈。可惜,田中禾先生因病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们回望田先生64年的文学生涯,既是对田中禾先生的纪念,也是回顾和总结中国文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文学的成果,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我们对他来日的期许。

百姓记事

我的姑姥姥

◆ 宋万存

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爸爸的姑姑,叫老姑,而妈妈的姑姑,却叫姑姥姥。

我是姑姥姥一手带大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在邻县政府机关工作,没有时间带孩子,所以我年幼时便被送回老家请姑姥姥代为抚养,姑姥姥是个热心肠,又喜欢孩子,就一口答应了。

姑姥姥有个女儿,长我13岁,我叫她爽姨。我不大记得爽姨少年时代的模样,她总是上学,初中到县城上学时就住校,考上中专后,又到石家庄去上学,就更少见到她了。她上学的一切费用,由我父母提供,以此报答对老人的感激之情。在我的幼年时代,是我陪着姑姥姥过寻常日子,留下诸多快乐的回忆。

姑姥姥,一个从旧社会走来的小脚农村妇女,脑后束一个黑油油的大髻,穿一件斜襟盘扣上衣,宽松的裤腿脚脖子处扎着绑腿。姑姥姥的着装,一年四季很少变化,如同她老年在田间劳作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总挂着宽厚、安详。

是姑姥姥一口水一口饭把我拉扯大

的。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去村边的一个大水坑里玩水,那里是孩子们快乐的天堂,也是取你小命的地狱,弄不好就会让你命丧黄泉。我小时的几个玩伴就是在那里没的。姑姥姥发现我去了那里,急得火烧火燎,毕竟是因我的爸爸妈妈工作忙,把我交给了她,如果我出点事,那怎么得了?姑姥姥掂着小脚一点追赶,一直追到大坑边。我和小伙伴早已像小泥鳅似的钻进水里。她就站在大坑边一声声呼唤我的乳名,骄阳下,满头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见我不上来,她就穿着衣裳到水里拉我上岸。

孩提岁月,一到晚上姑姥姥就搂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哄我入睡,给我讲一些鬼怪精灵的民间传说故事。姑姥姥虽然大字不识,可她会讲许多神话故事,那些神话故事,滋润了我的心灵,很好地拓展了我的想象力。我后来喜欢上写作,恐怕就是姑姥姥为我打下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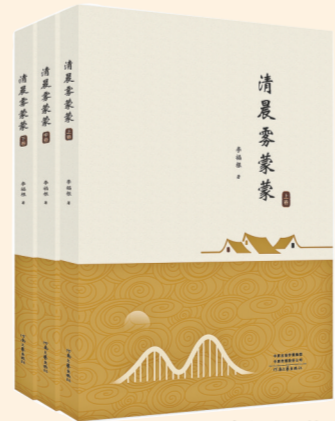
姑姥爷年轻时尚未成年,后来慢慢长大,他们有了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姑姥爷

从外边遛弯儿回来,把女儿向她怀里一塞对她说,他考上黄埔军校了,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学。姑姥爷走了,很久没了音信。兵荒马乱的年代,也不知是死是活,给姑姥姥留下的只是长长的祈盼和无尽的思念。

我长大后参加工作去了很远的地方,首领工资后寄给了姑姥姥。姑姥姥托人写信说欢喜的不行。第一次休探亲假我又去了那个古朴的小村庄。姑姥姥没能留住我,就踮着小脚送了一程又一程。千里相送,总有一别。我很坚决地请姑姥姥不要再送了。姑姥姥停住脚步,伫立在乡间小路上,凝视着我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回眸一望,空旷乡野的风,吹乱了她花白的头发。我看到姑姥姥正兜起衣角擦拭眼睛。

爽姨中专毕业后分配工作去了南方,婚后添了宝宝,把姑姥姥接走了。日子像小河流水哗哗流淌。姑姥姥80岁那年,爽姨来信说老人家谢世了。我读着信如五雷轰顶,泪流满面。心里总响着一句话,难道这是真的吗?至此我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母亲。

连载



李福根 著

一分为二,推开隔断的玻璃门便看见一东一西固定的浴盆、淋浴器,中间放着两张竹躺椅,上面搭着大小不一的浴巾。

大翠想象不出这是什么场所,办公室不像办公室,住家户不像住家户,她的心又突突地跳了起来。屋外响起了敲门声,大翠刚打开门,楚建功侧着身子挤进来,回手反锁了房门,迫不及待地问:“洗了没有,还没洗呀?检查的人一会儿就到,抓紧点。”不等大翠回答,他走进里屋,抓起床上的每一件睡衣塞给大翠说:“洗完才摸到开关。”

见楚建功满脸严肃的样子,大翠有点慌了,她来不及多想,打开纸箱拿出几样洗浴用品,急忙钻进里间屋子。约莫过了20分钟,大翠穿着睡衣出现在楚建功面前,头发湿漉漉的,散发着洗涤剂的气味。楚建功看了她一眼,打开一瓶饮料,指指桌子上的两片白药片,说:“把这个吃了,防止一会儿检查出意外。”

大翠张张嘴问什么,又不知从何开口。她拿起两片药送进嘴里,嚼口饮料咽了下去。

“你过来。”楚建功头也不回地走进里间屋。

等了这么长时间,不就是为了见这个人吗。大翠鼓足勇气骑上自行车进了镇政府大门。

“谁呀?”楚建功正在往茶杯里倒水,听见敲门声,他扭头问道。

门被轻轻推开了,大翠抱着纸箱站在门口:“俺是洗涤用品厂的,洪部长让我给您送抽检品。”

“进来说话。”楚建功看看那纸箱,又打量了一眼大翠,问:“你也是营销部的?”大翠放下纸箱,低头“嗯”了一声。

“营销部……我怎么没见过你呀?”楚建功来到大翠的跟前,两眼盯着她问。

大翠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脸一直红到耳根:“俺叫董大翠,河西湾人,刚到营销部。”

“你妈叫黄桂花吧。你们村支书、厂长问过我,能不能让你进厂,我要不点头,你进不了厂门。大翠呀,你还没谢我呢。”楚建功嘴里说着话,两眼扫得一样扫遍大翠的全身。心里说:这个洪丽丝,还真会挑人。

“改天去俺村,一定让俺大请你吃饭。”大翠嚷嚷着说,“楚书记,俺先走了。”

楚建功双手扶着腰,站在大翠

面前:“抽检品要现洗现检查,知道吗?你带着这个箱子去灵泉渔家后院二楼最东边的房间,专门有洗浴室,用你们厂的产品洗洗头,洗洗澡,一会儿我带人过去检查。这是房间的钥匙,你先去准备吧。”

大翠一心想着完成洪丽丝交给的任务,她骑车来到“渔家”,服务员正在打扫卫生,张老板已不知去向。她把自行车的钥匙交给一位服务员,抱着纸箱上了后院的二层小楼,打开最东边的房间门,在墙上摸索了半天才摸到开关。

房间宽宽敞敞,房顶一拉帘安着3个样式新颖的小吊灯,墙壁贴着黄底竹枝图案的墙纸,一套组合沙发把房间一分为二,正对着沙发的东墙根,电视柜上放着一台大电视机。沙发的外侧,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几把靠背椅,桌子上堆放着饼干、巧克力、饮料之类的食品。大翠从没见过如此陈设的房子,觉得新奇,气派,又觉得怪怪的,挺阴森。

大翠怯生生地看过这个屋子,转身看到一扇门,她推门走进另一个房间,打开电灯开关一看,一张宽大的双人床映入眼帘,床头摆着双人沙发,一人多高的磨砂玻璃隔断把房间